



国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

后期资助项目

后现代语境中的思想者： 索尔·贝娄研究

A Thinker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A Study of Saul Bellow

武跃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后现代语境中的思想者： 索尔·贝娄研究

A Thinker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A Study of Saul Bellow

武跃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语境中的思想者：索尔·贝娄研究 / 武跃速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203-3290-3

I. ①后… II. ①武… III. ①索尔·贝娄—小说研究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298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368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

序

刘象愚

跃速论索尔·贝娄的书要出版了，约我写序，我乐于为之。

跃速曾经在我的名下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博士学位，她的主攻方向是20世纪的西方现代文学。她曾出版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一书，从书的题目我们不难看出，她探讨的视角是独特的，显示出精神探索的明确价值取向，而且她的探讨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从而在国内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在为她那本书所写序言的末尾，我曾表达过某种期许，祝愿她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取得更大成绩。记得她说起过对索尔·贝娄的特别兴趣，果然数年之后，她不负众望，又完成了这本论索尔·贝娄的专著。我的欣喜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索尔·贝娄是20世纪美国文学巨擘，1976年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之后，进一步奠定了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他的创作固然与艾略特、乔伊斯、卡夫卡等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家不同，但却始终泳涵在现代主义的大潮中，正因如此，批评家们往往将他与海明威、福克纳并置于广义的现代主义作家前列。他的创作似乎并没有上述经典现代主义作家那种以形式和观念震惊世人的创新，但却不乏反映20世纪美国乃至西方从现代到后现代社会现实的深度；如果说，上述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家在独特的创新中不乏传统的涵养的话，那么，索尔·贝娄的创作中则可寻绎出更加鲜明的传统线索；如果说，上述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家在形式的独创中仍然没有忘记精神追求的话，那么，索尔·贝娄则在精神的追求上表现出更加巨大的热情。他在对存在与人性的挖掘方面似乎达到了鲜有人能企及的高度。无论在任何意义上，他都应该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分量最重的作家之一。

2 后现代语境中的思想者：索尔·贝娄研究

在国人的索尔·贝娄研究中，跃速这本书大约是最接近的一本，也是最全面、深刻的一本。依我看，她这本书至少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对索尔·贝娄创作的时代和文化大背景做了相当清晰、确当的梳理。我们知道，索尔·贝娄的创作绵延半个多世纪，经历了从现代主义晚期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因此他的创作中既有现代主义因素，又有后现代主义因素，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两种复杂、多变的历史、社会、文化思潮，二者相互纠缠又相互分离，既有关联又有差异，如何将这种关联与差异厘清是全面深入研究索尔·贝娄绕不过去的关卡。本书拈出与索尔·贝娄创作关涉较多的批评家贝尔、鲍德里亚、詹姆逊、利奥塔、哈贝马斯等人，明晰地阐述了他们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有关论述，并将索尔·贝娄的创作置于这样一个“包含了诸多现代因素”的“后现代语境”中加以讨论，从而为全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仅此一点，就足以使本书在此前国人的索尔·贝娄研究中胜出一筹。

第二，全面、详尽地梳理了索尔·贝娄的思想文化资源。我们知道，索尔·贝娄是犹太人，因此，犹太宗教文化对他的影响与生俱来；但他出生在加拿大，成长、受教育于美国，因此西方传统特别是独特的美国精神形塑了他的头脑，此外，他出自移民家庭，祖父辈来自革命时代的苏俄，激进的思潮对他的影响同样不可忽略。本书拈出犹太传统、西方人文主义、美国精神、苏俄激进思想这四股思想流，精准地论述了这些思想资源在形塑索尔·贝娄的人格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样，就为进一步理解、探索他的创作个性、主题以及价值取向铺平了道路。

第三，本书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我们知道，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和西方是一个从现代到后现代转折的历史变迁期，社会、文化以及人性的层面出现了种种问题，物欲横流、金钱拜物教、享乐至上、消费主义、虚无主义、大众文化泛滥、信仰流失、精神迷惘、平面化、碎片化、同质化、城市化等，不一而足。索尔·贝娄把这些问题有机地融入自己的文学创造中，对之进行深刻的反思；而本书则以这些问题贯穿始终，通过细致的文本细读，对索尔·贝娄的创作做了鞭辟入里的评析，从而彰显出较高的学术价值。

索尔·贝娄长期执教于美国大学，是一位学者型作家，他把对社会学的研究、教学与文学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文学作品中精准剖析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西方社会，表达对存在的意义和人性本质的严厉拷问，展示对精神与价值的执着追索，当被问及他自己更像他笔下的哪个文学形象

时，他说自己更像那位“雨王”汉德森。汉德森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富人，毫无物质方面的需求，但他内心却始终喷涌着“我要”“我要”（I want）的呐喊，他“要”的是什么？显然不是可视之物，而是心魂之安顿。事实上，索尔·贝娄像他笔下的一系列文学形象一样，始终在追求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纵观古今中外，文人学者、知识分子中追求崇高精神境界的大有人在，而正是这部分人构成了社会的脊梁，成为我们景仰和见贤思齐的榜样。我希望以这样的追求激励自己，也以此与跃速共勉。

2018年2月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索尔·贝娄的多维思想资源	(15)
第一节 犹太宗教传统的浸润	(15)
第二节 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渗透	(24)
第三节 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的继承	(30)
第四节 苏俄激进政治思想的影响	(38)
第二章 “新世界”里的迷失情状	(44)
第一节 存在的迷茫:《晃来晃去的人》	(45)
第二节 谁是“受害者”:《受害者》	(55)
第三节 失败者的反省:《只争朝夕》	(66)
第三章 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	(74)
第一节 生活在别处:《奥吉·玛奇历险记》	(75)
第二节 打破精神的沉睡:《雨王汉德森》	(94)
第四章 现代性忧思与人性质询	(110)
第一节 自我审视与现代性批判:《赫索格》	(111)
第二节 虚无主义的审判者:《赛姆勒先生的行星》	(130)
第三节 物质喧嚣中的形而上担当:《洪堡的礼物》	(148)
第五章 知识者心灵深处的裂痕	(172)
第一节 “知识分子”的余音回响:《院长的十二月》	(173)
第二节 人性沦陷与诗性逃逸:《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198)

2 后现代语境中的思想者：索尔·贝娄研究

第六章 永远的奥德赛	(218)
第一节 精神与物质对垒中的价值困境：《银碟》	(219)
第二节 记忆对忘却的审判：《贝拉罗莎暗道》	(227)
第三节 “情感”列车的终点站：《真情》	(239)
第四节 生·死·爱的颂歌：《拉维尔斯坦》	(255)
结语 20 世纪的浮士德	(273)
附录 无处置放的乡愁	(295)
主要参考文献	(309)
后 记	(317)

引 论

活在你的世纪，
但不要成为它的奴隶。

——席勒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杰出的美国犹太裔作家，197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到2000年出版最后一部长篇《拉维尔斯坦》，写作时间跨越20世纪后半期，60余年的写作为世人留下了十部长篇、一批中短篇集子和随笔、散文、剧本以及不计其数的书信、访谈录等，可谓成就斐然，影响遍及世界各地。

贝娄一生获得了诸多奖项，研究者众多，被认为“是当代美国小说家中被评论最多的人”^①，表明了这个世界对他的高度认可。这里择要录之：

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在美国本土，他还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过三次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另外还有普利策奖、终身成就奖等。学术界设有“索尔·贝娄学会”和《索尔·贝娄学刊》及其网站、研究通讯等。

1968年，贝娄曾被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1982年，英国文化界在世界范围内选择出版了一套当代伟大作家的丛书，贝娄在入选前言中被誉为西方“伟大思想和人性关怀的继承人”。

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在2005年贝娄去世时曾说过，20世纪美国文学的脊梁是由福克纳和索尔·贝娄支撑起来的。也有评者认为20世纪的美国文学，前半期以海明威和福克纳为核心，后半期则以索尔·贝娄为核心。2007年，由美国笔会中心创办了“美国小说成就索尔·贝娄奖”，为终身成就奖，每两年一次颁发给在世的对小说创作作出杰出贡献

① 祝平：《国内索尔·贝尔研究综述》，《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 后现代语境中的思想者：索尔·贝娄研究

的美国作家。

在中国，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已故著名翻译家宋兆霖先生主编的《索尔·贝娄全集》共十四卷，为中国读者走进贝娄的文学世界打开了便捷之门。本书所有涉及贝娄作品的中文引文，除了十四卷本未能收入的作品（如《拉维尔斯坦》），皆出自该全集。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索尔·贝娄作品集》八卷，再次推介了贝娄创作中的主要长篇。学界对贝娄的研究文章、每年的博士硕士论文选题之多，也都在说明其影响之大。且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界即有贝娄“是当代美国作家中思想最锐利、知识最渊博的一个”，“多数评论家倾向于承认他在当代美国作家中领袖群伦的地位”^①之论。在21世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主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系列中，从塞万提斯、歌德到普希金、海明威共16位作家，贝娄也名列其中^②，可见其在中国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2015年，在贝娄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之际，一部新的贝娄传记《索尔·贝娄的一生（一）》（*The Life of Saul Bellow Vol. 1*）出版，由热爱贝娄的英国学者扎卡里·利德所著。当年的英国《卫报》在公布“英语文学日历”时，已经预告了五月份即将出版这部新的作家传记，并称该书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索尔·贝娄传记的第一部分”^③，可见贝娄在21世纪的持续影响。

享誉世界的贝娄是一位思想型作家。他经历了20世纪诸多大事件，诸如世界大战、大萧条、纳粹大屠杀、世界范围的反犹现象、20世纪60年代的民主运动等，作为美国犹太人，贝娄自然有其独特角度的历史和人性反思。重要的是，其写作时间恰是美国现代化飞速发展的阶段，贝娄大部分时间居住和工作在芝加哥、纽约、波士顿等大城市，他目睹了现代都

① 刘象愚：《试论索尔·贝娄的创作》，见汪介之、杨莉馨主编《欧美文学评论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273页。原载《外国文学研究辑刊》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乔国强：《贝娄学术史研究》，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见总序第5页。该书对国内外贝娄研究成果及其主要观点有详尽的概括。

③ Zachary Leader, *Life of Saul Bellow: To Fame and Fortune, 1915 - 1964*, Publisher: Knopf, 2015. 作者利德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详细介绍了自己对贝娄的热爱和作为英国人在美国收集贝娄资料的繁杂过程。见 Zachary Leader, "Cultural Nationalism and Modern Manuscripts: Kingsley Amis, Saul Bellow, Franz Kafka", *Critical Inquiry*, Vol. 40, Issue 1, pp. 160 - 193, Sep. 2013.

市的快速发展和变迁、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科技理性和效益优先体制、消费社会对人性的侵袭、物质主义的蔓延、大众文化的喧哗等，诸如此类社会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现代人心灵精神的各种问题和困境，每天都在他身边发生着，同时也成为他持续的人生经验和写作背景。这也正是本书书名中所谓的“后现代语境”。贝娄对周遭世界的观察和表现大多在于此，贝娄的思想基点和思考范围大多在于此，其小说世界中的纷繁人生和思想散射自然也大多根系于此。

由于本书很多时候涉及有关“后现代”“现代”的论述，也由于这些概念所包含的现象可谓是贝娄创作的大“语境”，因此这里尝试先对相关理论以及和本书的关系稍作解释，以便厘清本书所言贝娄作为“后现代语境”思想者的维度。

20 世纪后半期，随着社会现象和文学艺术的明显变化，理论界出现了“后现代”这一概念。美国及欧陆学者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有过大量讨论和争议，不少理论对文化界影响巨大。鉴于诸多学者对“后现代”“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表述和争议^①，1976 年美国曾连续两次召开题为“后现代性与阐释学”和“后现代的表现”的大型研讨会，1978 年由全国性的学术团体“现代语文学会”（MLA）又召开了“后现代主义问题”的专题年会，其间不少欧陆权威学者也参与其中的讨论，一时间在欧美学界形成了有关“后现代”的热点问题意识，出现大量相关的理论文章和著作，甚至在大学文科课程的设置中，都会见到许多“后现代”或者“后现代主义”的内容。正如西格蒙特·鲍曼所说，“后现代”这一思想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从大西洋两岸文化圈里浮现出来的，有时被用于艺术中的实验性作品阐释，有时用作对社会现象的阐释。由于着眼点不同，由于学者们包括社会学、历史学、美学、文艺评论、知识考古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各自面临的焦点和介入点不同，也由于许多社会文化现象事实上仍然是正在进行时，因此在“后现代”这一概念的使用上，无论是现象描述还是理论界定，学界众说纷纭时居多，因此也一度使得这个概念显得混乱。但发展到今天，再反观各种论述，在大的趋向上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共识的。这里尝试对那些和本书有根本性交集的理论作出一点梳理，同时指出本书使用这些概念时的大概指向。

在历史分期方面，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著名的《后工业化

^① 伊哈布·哈桑是美国学界最早使用“后现代”这一术语的学者。见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5 页。本书“引论”中有关“后现代”理论的梳理，一些地方直接参考了该书的相关介绍；而且，笔者对“后现代”的最早理解，也来自该书系统有序的专业介绍以及富于情怀的学术观点。

社会的来临》(1973)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两部论著中,都曾明确阐述了他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大体分类,即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每种社会都具备其基本属性。前工业社会,属于自然的世界,人类主要是对付大自然;工业社会,属于技术的世界,机器主宰一切,世界变得技术化、理性化;后工业社会,是社会的世界,中心是服务,首要目标是处理人际关系和团体组织。在解释了各种社会的基本运作方式和文化倾向的同时,他也强调了后工业社会和其他两种社会割不断的联系性,“后工业化社会并不‘取代’工业化社会,甚至不取代农业社会。食物仍然是所有社会的根本。但是,引进工业意味着社会可以减少从事农业的人数,并且因为使用化肥而增加产量。后工业社会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方面,特别是资料和信息的管理,它们已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应该说,贝尔将“工业社会”(现代)和“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的基本特征说得十分清楚,并且在文化角度使用了“现代”和“后现代”的概念,指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指向。这一表述可以使人对“现代”和“后现代”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有关这一问题,在21世纪,英国学者大卫·克拉克在其《消费社会和后现代城市》一书中,也指出在使用“后现代”这个概念时,不应该被误解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概念,正如贝尔所说,“后工业社会”依然有着“工业社会”的因素,因此,无须在时间点和历史阶段上进行清晰的划分。在索尔·贝娄的小说世界中,其实在其描述的各种社会现象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交叉情形,因此本书在此节点上,便经常将现代社会、现代性问题、后现代文化等概念,在论述贝娄小说叙事涉及其明确特征处交互用之。

在此基础上,丹尼尔·贝尔描述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都市的迅速发展,技术革命,家用电器的大规模使用,汽车的廉价出售,电影文化的普及,接连而来的广告、信用赊购、时装、摄影、电视、旅行信息等,指出“大众消费始于本世纪20年代”,美国快步进入丰裕型“新资本主义”。这个日益强大的技术与经济共同体许愿社会进步的奇迹,提供广泛选择就业和社会流动的自由,广告中公开赞赏纵欲享乐,“在改造过程中摧毁了清教精神”,从此享乐主义逐渐盛行。这种及时行乐、挥霍和寻欢作乐的感官诉求常常被上升为个人自由的精神诉求,再由个人自由产生出“反常规冲动”,直到60年代进入高潮,年青一代喊出“反文化”的口号,对各种道德准则和传统文化大加挞伐。贝尔也谈到了在这种语境中产生的文学艺术,分析了20世纪头几十年的现代主义运动给文学艺术带来的活力,试图以美学对生活的证明来替代宗教和道德意义;但同时也促进了反常规

思维方式和非理性美学模式，极大地刺激了个人自由的无度发展，以致到了“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便成了“只有冲动和乐趣才是真实的和肯定的生活……它以解放、色情、冲动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名义，猛烈打击着‘正常’行为的价值观和动机模式”。他在书中还谈到知识分子，他认为在后工业知识社会中，技术知识分子是职能化了的，而文学知识分子，逐渐“变得越来越像末日预言家、越来越耽于享乐、越来越陷入虚无主义”。

这是有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贝尔对“后工业社会”情状的描绘。这里，贝尔将社会生产方式、运作方式、文化艺术内容等置放在一个维度内，阐释了它们之间的互文功能和表现方式。在此维度上，作家索尔·贝娄对60年代的描绘和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如出一辙，本书第四章将对此有较为深入的讨论。而在本书第五章第二节，还将论述贝娄借小说人物之口给出有关“史后社会”和“后人类”的概念，也是其美学表达和社会学理论的契合之处。

在社会文化形态方面，法国的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1970）一书中着眼于现代都市生活的研究，对此有明晰的描绘：“人口密度本身就十分令人着迷，尤其有关城市的言说（原文加黑）简直就是竞争本身。机动、欲望、刺激、别人的不断判断、不断发展的色情化、信息以及广告的煽动：所有这些在普遍竞争的现实背景中，构成了一种抽象的集体参与的命运。”同时，生产范畴自有其规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不断满足着生产机制的需要，而不是人的需要。鲍德里亚详细分析了诸多消费符号对人的欲望的引导和支配，电影、体育明星等成为时代话题和各种杂志、电视专栏的中心人物，那种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在各种隐性和显性的夸耀中放射光芒，同时体现着奢侈、无度、无益的消费功能。大众传媒是这种信息的传播者，刺激着大众生活，使大众产生盲目的拜物逻辑，形成消费的意识形态。“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人们在不断的刺激中产生着心理和神经上的磨损。“总之，消费社会的主要代价，就是它所引起的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类现象，也正是贝娄小说中描写城市生活时屡见不鲜的情境，也可以说，作家贝娄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生活着、思考着、写作着。

鲍德里亚还提出消费社会中物质对人的覆盖方式，比如个性化审美意旨：“请您自己对您的居室进行个性化！”而这个加重了的“个性化”所带来的问题是：“这一‘过分自我指向’的格式（自己对自己进行个性化……亲自等！）透露了此事的底细。这在不可言说中挣扎着的整个修辞想要说的，正是没有任何人。这种具有坚实特征和特殊重量的绝对价值的

‘人’，这种被整个西方传统锻造成主体组织神话的，具有热情、愿望、性格……或平庸的‘人’，这个人在我们这个功用宇宙中缺席了，死亡了，被删除了。而要进行‘个性化’的正是这个缺席的人，这种丧失的恳请。正是这种丧失了的存在要通过符号的力量抽象地重构；它要在被差异减速了的风扇中、在梅塞德兹中、在那‘一小束亮色调’中、在其他上千种被聚集在一起的符号中进行重构以便重新创造出一种综合的个体性，实际上就是要在最具总体性的匿名之中闪耀光芒，因为差异是由那些无名之物限定的。”

十分明确，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即是贝尔的“后工业化社会”，即文化言说中的“后现代社会”。鲍氏强调的是其物质化、符号化的方方面面，深刻精彩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从消费社会这些所谓的个性化言说中，其实隐藏着共同的被动，在大众文化的阉割中，个人诉求已经符号化，西方现代文化中曾经十分强盛的主体精神，在消费社会中正在被淹没。有趣的是，鲍德里亚提到的梅塞德兹，会让人想到贝娄的《洪堡的礼物》中，成功的文化名流西特林那辆梅塞德兹名车的各种经历，以及西特林周旋于以梅塞德兹为象征符号的都市汪洋中时的各种苦恼。而且，西特林所崇拜的老师，曾经的著名诗人洪堡也是在这样的汪洋中迷失和毁灭的，而这种迷惑甚或陷落在贝娄中后期小说中可以说比比皆是。

鲍德里亚在书中还谈到丰盛社会的“疲劳”，它是消费主人公被动活动之后的消极反应，有时会表现为失眠、偏头痛、病理性肥胖、厌食、抑郁等，都是消费社会的特征。他指出那是一种无法控制的传染性疲劳，是丰盛社会的特权，是后工业社会的集体症候。有意味的是，索尔·贝娄早在其50年代的小说中，便提出了现代人有关“幸福”的问题，在《奥吉·玛奇历险记》中，那个名叫罗贝的富人和奥吉在进行人生幸福的讨论时就说，“当争取面包的斗争结束时，情况会怎么样……财富是解放人呢还是奴役人？”这些问题的讨论在本书第二章中皆有论述。这里想说的是，这位法国社会学家所阐述的消费社会和文化状态，也正是贝娄所生活的美国社会现实，而且，作为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当然在这些方面体现得更为细致纷繁，而作为美国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和小说家，索尔·贝娄对此类现象也便会有更为敏感和细致的体会。丹尼尔·贝尔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曾说过，索尔·贝娄从气质上说是世界的观察者，是确切的，他还引用贝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赛姆勒和印度博士拉尔有关移民月球的讨论：“眼下你是把这个伟大的、蓝色的、白色的、绿色的星球吹走呢，还是让你自己从这个星球上被吹走？”由此来说明贝娄对现代社会关切之广泛。

那么,这个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和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与“现代”启蒙理念及传统历史文化有着什么样的内在性联系呢?在此维度上,法国的利奥塔,在其著名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1978)一书中有着直接的论述。他直接命名了“后现代”和“现代”的概念,在“引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明他研究的对象是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态,“我们决定用‘后现代’命名这种状态”,指出“我们的工作假设是:随着社会进入被称为后工业的年代以及文化进入被称为后现代的年代”^①。他认为“现代”由两大神话所建构,一是“人类的解放”,也叫启蒙叙事(偏重政治),“在这一叙事中,知识英雄为了高尚的伦理政治目的而奋斗,即为了宇宙的安宁而奋斗”,包括创造财富、建构意义、构想乌托邦等。二是黑格尔的思辨传统,即思维领域中知识的合法性,对理性的信念(偏重哲学)。利奥塔将此两大“神话”称作“元叙事”。而对于“后现代”,他说,“简化到极点,正是对‘元叙事’的怀疑”。他认为,“元叙事”是人们建构起来的话语,属于启蒙理想和人性理性的信念,和实践事实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当代,这种传统大叙事已经消失,知识只有转译成信息才能进入可操作程序进行流通,否则就会被淘汰,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功能整体,一切讲究“有效”,包括大学教育也功能化了,培养的是各种系统需要的操作者,各种理想信念已经失效。这是利奥塔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976年题为“后现代的表现”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两年后成书出版,影响巨大。他所指出的对“启蒙叙事”的怀疑,对西方近现代人文理性的怀疑,至少在20世纪的欧美文学艺术中早已成为重大主题;而他指出的信息、数据库则已经成为“后现代人的自然”,是每个论述后现代社会的人都会提到的现象。英国的大卫·克拉克在其书中梳理20世纪许多论者对“后现代”问题讨论的同时,也描述了关于后现代城市的问题,在这些各方面都经过了重新配置的物理空间,仿真性、碎片化、人的支离破碎的身份等诸多现象,给很多人带来的是“乡愁、哀歌和警钟”,亦即家园丢失的感觉。关于传统大叙事的消失引发现代人在信仰方面的失落和困惑,这种情状也正是贝娄小说中的重大主题。

在有关“后现代”社会现象方面,美国著名文论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在其《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一书中也

① [法] 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在这里,利奥塔将自己的概念和美国的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连接起来了。

有描述，他立足美国 20 世纪后半期的历史文化现象，阐述了这一时代所面临的新的文化文本，“现代化过程已经大功告成，自然已一去不复返地消失，整个世界已不同以往，成为一个完全人化了的世界。‘文化’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第二自然’”。他从各个角度描述了这一世界新出现的诸多现象，如信息、媒介、电视、广告、超级市场、电影工业、大众文化、机械复制、平面化、瞬时化等，和鲍德里亚、丹尼尔一样，也指出了这个时代追求娱乐性和商业化的趋向。与此同时，詹明信还详细论述了一些现代和后现代文艺现象之间的本质区别，由于笔者在本书中只是将“后现代”社会文化作为一种“语境”，并不涉及后现代文学的美学问题，因此在此不赘述；这里提到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的描述，只是想进一步强调一下后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的娱乐化和商业化现象，以及对“自然”的遮蔽性，因为在贝娄 80 年代的小说中，和这些理论陈述相类似的叙事非常之细致并充满浓浓的“乡愁”。

那么，对已经是存在着的“后现代”社会及其文化现象，应该取何价值态度呢？上述理论家透露出焦虑和或多或少的批评态度。但也有持乐观态度的，曾经是社会主义者的西格蒙德·鲍曼，这位被称为“后现代性的预言家”的学者，在描述了“后现代”栖息地的居住者那种无根的、碎片化的、不确定的存在状态、试图由物质的象征符号建构身份的焦虑感之后（这点是和鲍德里亚的描述相一致的）^①，同时也肯定了“后现代”社会提供着更多的自由机会，各种声音都可以发出来，因此他希望“后现代栖息地”的居住者，应该努力去实现启蒙运动的最高标准——公正、自由和平等。这一观点和哈贝马斯颇为相似，哈贝马斯曾经和诸多有名的后现代理论家有过争论，他那句“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表明了他对启蒙理想的坚守，而后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不过是现代性完成中的一个过程。那么这里也想着重强调一下，贝娄在小说创作中，尤其是其大量的随笔散文中，对此也是态度明确的：在后现代社会诸多繁杂现象中，他基本上持有着现代启蒙理念。确切地说，这也正是索尔·贝娄在其 60 多年的创作中一直坚持的基本理念，这在本书的各章中都有很多论述。

二

上述理论家对“后现代”的诸多描述，虽然难以代表风行一时的“后

① [英] 丹尼斯·斯密斯：《后现代性的预言家：西格蒙德·鲍曼传》，萧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6 页。